續史略 六

大明紀
毅宗烈皇帝 下
赧皇帝
思文皇帝
永曆皇帝

共六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八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輯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壬午

十五年清兵克松山巡撫邱民仰總兵曹變蛟等死之洪承疇祖大壽等降上論諸逃將罪誅王樸鑴吳三桂三秩時諸將多擁厚貲賂權要皆獲宥

先是十二年清攻松山副總兵金國鳳堅守四旬不下是冬力戰死於寧遠十四年清圍錦州破三桂等八大將兵十三萬于松山杏山之間至是遂

克松山獲承疇等民仰變蛟及遼東總兵王廷臣副將朱文德等百餘人皆死之大壽復以錦州降初國鳳之受圍也副總兵楊振往救之遇伏被禽令往松山說降未至里許踞地南向坐謂從官李祿曰爲我告城中人堅守援軍卽日至矣祿至城下致振語與振皆被殺其從父總兵國柱救錦州陷伏中淸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曰此吾兒子請年殉難處也吾獨爲降將軍乎遂突圍力戰死變蛟屢破流賊威振關中及死西北名將殆盡矣上於文吏用法甚嚴而頗寬假武臣河南推官湯開

遠言近日諸撫臣有不虓奪不囚繫者乎而諸帥臣及褊裨𦀩驁恣睢避寇縱寇有一誅且逮者乎文臣之肯任事者其罪反重於不肯任者此所以無日不議罪而無少裨於蕩寇安民也上怒下獄尋宥中書舍人陳龍正以上用法太峻而東廠爲害尤甚上疏言臯陶贊舜曰罪疑惟輕是雖聖人於折獄猶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敢專信而寧兼疑不敢必得而甘或失也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罪案一成立就誅磔而犯者又纍纍不

止頤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臣下獲不經之愆上爲戒諭東廠然終不能改先是南通政徐石麒言皇上御極以來諸臣麗冊書者幾千株連蔓引九死一生豈聖人惟刑之恤之意哉范復粹亦言獄中文武纍臣至百四十請加清理皆不納時上方倚廠衛凡搢紳之門必有數人潛伺皆晏起早闔無敢偶語高門富豪跼蹐無寧日及流賊遣人爲間諜布列城中無一能舉發者淸遣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請姑許之以紓患遂遣使于淸而秘之不令人知旣而其語頗洩上怒下新甲獄欲誅

之周延儒等言兵不薄城未有斬大司馬者上曰陷我二親藩顧不重於薄城耶新甲遂不免

○左良玉赴援開封至朱仙鎮見賊盛走[illegible]諸鎮皆潰

李自成再攻開封巡撫高名衡等固守自成中流矢傷其一目遂大蹂陳宋郡縣數十兵備僉事關永傑商邱故尚書周士樸故郎中沈試知鄢縣李昌佐登封知縣劉禋知亳州何燮等死之知陳州侯君耀故主事崔泌之守備張鷹揚舉人王受爵睢州人致僉都御史張維世故通政使李夢辰歸德推官王世琇同知顏則孔經歷徐一源商邱知縣梁以梓教諭夏世英縣人舉人徐作霖吳伯胤諸生吳伯裔張渭劉伯愚段增輝等百三十餘人鹿邑知縣紀懋勛虞城主簿孔堯土蔡知縣許永禧西平

知縣高斗垣遂平知縣劉英郟縣吏目顧三家郟
人故知縣陳心學周卜曆寶豐知縣張人龍舉人
李得笥魯山知縣楊呈芳伊陽知縣孔貞璪陽城
舉人張履南陽舉人張鳳翔王明物永城舉人夏
云醇光州舉人王者琯光山舉人胡植知鄭州魚
世任襄城知縣曹思正訓導張信典史趙鳳豸西
華知縣劉伯驂汜水知縣周騰蛟新安知縣劉顯
元霍卯知縣左相申靈壁知縣唐良銳盱眙主簿
胡淵永傑漢壽亭侯裔也試鯉之孫也士樸以剛果
嘗忤魏忠賢張彝憲者也昌佐禋爕死皆尤烈賊
焚陳州民居有龔作梅者年十七跪父母柩前不
去逮火死自成圍良玉於鄖城總督兵部侍郎汪
喬年疾馳救之賊捨良玉而圍喬年良玉救不至
喬年被執大罵賊死之諸將張國欽張一貫黨威

西安同知孫兆祿材官李可從皆從死喬年字歳
星浙江遂安人也良玉素不戢士村民脫於賊者
皆爲所掠奪汝寧通判官纂挺身入良玉營責以
大義悉得其所掠以歸良玉麾下卒挾弓刀相向
纂露腹當之莫敢動者纂竟亦以禦賊死良玉旣
走益縱兵大掠吳楚之間皆騷然居武昌月餘居民
登蛇山望其去皆歡呼曰左兵過吾更生矣良玉
兵又東下聲言餉乏欲寄食南京南京大震左都
御史李邦華赴召至九江聞之曰中原安靜土唯
東南一角耳吾爲大臣忍以局外袖手乎停舟草

檄責以大義良玉氣少沮乃以便宜發九江庫銀
十五萬餉之而身入其軍勞士卒良玉及其下皆
感激聽命江西湖廣總督袁繼咸亦遇良玉於蕪
湖激以忠義良玉遂還軍武昌諸鎮之潰也唯
副總兵姜名武一軍堅壁不動與賊血戰殺數百
人被執大罵而死
○李自成浚河灌開封城陷時河南郡邑無不殘破
朝廷不復設官遺民結寨自保衆各數萬或降賊或
受朝命互相吞倂中原禍亂於是爲極下詔蠲租赦
罪己不可爲

汴城富麗甲天下民戶百萬餘及河決天適又大雨奔流聲如巨雷闔城皆沒自周王以下乘舟走免者僅二萬人賊亦溺死萬餘賊又屠南陽汝寧殺崇王由櫍總督兵部侍郎楊文岳等死之兵備僉事楊世琮副將賈悌參將馮名聖南陽知府卯懋素汝寧知府傅汝爲通判朱國寶遊擊朱崇祖千戶素永基等十一人諸生趙重明等十八人汝陽知縣文師頤僉都御史徐標見上言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陛下亦何以致治乎上爲之欷歔泣下是歲張獻忠復蹂江北廬州通判趙興基麻陽知縣夏統春等死之廬州經歷鄭元綬指揮同知趙之璞故參政程楷太湖知

縣楊春芳典史陳知訓教諭沈鴻起訓導婁懋履
教諭修舒城胡守恒舒城教諭楊廷璧紫陽典史
何宗孔商南典史黃儒秀興山都司徐日耀典史
張達固始巡檢祁瑞日副總兵鄧祖禹固始人朱
輝統春守城十五晝夜力屈而執指賊魁大罵賊
怒斷其右手復以左手指賊復斷其左手且割其
舌乃怒目視賊皆欲裂賊又剜其目猶以頭觸賊
而死賊陷黃陂置偽官而去士民共誅之典史薛
聞禮曰禍且大矣今士民皆遠避而獨留以當之
賊至挺身曰殺偽官者我也遂死之無爲人余承
德以衛其母死一門殉者凡五人時河南五郡被
賊最酷有再破三破者人民百不存一殉難者亦

最多先是十三年又有土寇故通判登封姚若時等死之若時子城族入不顯等陝州入故教諭趙良棟父子故知州棟可梁故同知萬大成故知縣商水張質西平楊士英故知府睢州杜時髦故教諭息縣王多福開封既陷巡按御史王漢以兵千人襲破賊遊兵遂馳入汴大張旗鼓爲疑兵與賊連戰皆捷未幾總兵劉超又反永城漢及叅將陳治邦遊擊連光耀皆死之漢爲人負氣愛士人有一長嗟歎之不容口人或言已過則瞿然下拜與士卒同甘苦人樂爲之死

○淸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明年夏北歸周延儒自請視師駐通州一無籌畫唯與幕下飮酒娛

樂日馳章奏捷

清兵退論功加延儒太師已而上漸得其軍中陰事延儒遂得罪是役也陷八十八城河間知府顏孕紹參議趙珽知縣陳三接順德知府吉孔嘉府人故知府傅梅永清知縣高維岱故侍郎萊陽宋玟萊蕪知縣馮守禮齊東教諭張日新臨淄知縣文昌時故侍郎沂州高名衡臨清張宗衡故主事曹州楚煙兗州長史俞起蛟故給事中范淑泰張焜芳等死之河間同知姚汝明兵科給事中周而淳知薊州丁師義兵備副使趙輝及子號州人故參政李時苑中書舍人順德孟魯鉉張鳳鳴知趙州王端冕教諭陳廣心訓導王一統

知定州唐鋐阜城知縣呂大成永清典史李時正教諭邱養性縣人劉維蕙清豐教諭曹一貞訓導董調元縣人故郎中李其紀故推官倡學舉故知縣杜斗愚南樂監生鄭獻書故知縣河間賈太初故副使永年中爲憲登萊兵備僉事邢國璽萊陽知縣陳顯際縣人故郎中宋應亨中書舍人趙士驥信陽知縣張子卿鄒平知縣宋迴添武城知縣任萬民臨淄訓導申周輔壽光知縣李耿知滕縣吳良能東阿知縣吳汝宗高苑知縣周啓元知豐縣劉光先沭陽知縣劉士璟臨清總兵官劉源清權關主事陳興言同知路如瀛判官徐應芳吏目陳翔龍州人故少卿張振秀故員外郎邢泰吉故知縣尹任故少卿壽張王大年故郎中滕縣劉弘緒兗州知府鄧藩錫監軍參議王維新兵備僉事樊吉人同知譚絲曾文蔚通判閻鼎推官李昌期滋陽知縣郝芳聲副將丁文明諸生馬之駉之駉天津參將賀秉鉞將孚紹瑗孔嘉維岱日新昌時起較皆闔門死難名衡三接焜芳妻守禮二子煙妻子亦從

殉

癸未 ○十六年李自成陷承天僭號新順王

賊掠湖北棗陽知縣郭楷故尚寶丞荊州張允修

敍副使黃岡樊維城江防副使許文岐陜西僉事

蘄州李新竟陵人彭大翮等死之 知均州胡永熙及子爾㷖鄖陽同知劉璇河陽同知馬䮄承天同知盧學古宜城知縣陳美訓導田世福光化知縣萬敬宗縣人故延使韓應龍穀城知縣周建中保康知縣萬惟壇雲夢知縣諶吉臣諸生袁啓觀黃岡知縣孫自一縣丞吳文爕安陸知縣濮有容諸生盧應元黃州指揮郭以重蘄州指揮岳璧諸生盧如鼎羅田守將郭金城應城訓導張國勳荊門州學正張郊芳訓導程之奇蘄水訓導童天申麻城教諭蕭頌聖荊州訓導撖君錫州人故員外郎李友蘭諸生王維藩歸州千戶呂調元襄陽人故知州蔡思繩故

通判宋大勳應山舉人劉申錫潛江舉人劉士完故知州夷陵李雲由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黃岡諸生易道沛暹及子爲璉黃陂諸生傅可知裕大翮新皆闔門殉難允修居正子也文岐有勇略屢破賊左良玉兵潰所過大掠文岐立馬江口衆莫敢犯既而當還歎曰吾爲天子守蘄城三載矣奈何棄之使妻奉其母歸而身獨留死之承天之陷也巡撫僉都御史宋一鶴總兵錢中選留守都司孫壽崇知府王璣鍾祥知縣蕭漢等死之賊將發獻陵有大聲起山谷間若雷吼乃止時諸賊魁或降或死略盡唯自成與張獻忠羅汝才在自成又襲殺汝才悉倂其衆

扵是自負無敵始僭號置官爵矣自成每屯軍悉用單布幪緜甲厚百層礮矢皆不能入剖人腹爲馬槽馬見人輒鋸牙思噬若虎豹所過崇岡峻坂騰馬直上遇水則萬衆翹足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馬蹄所蹙雖淮泗涇渭皆爲之不流臨陳前者返顧則後者殺之攻城三日不下則悉屠之城將陷環堞巡徼無一人得免者獻忠雖至殘虐亦不逮也

○張獻忠陷武昌前大學士賀逢聖死之

賊將逼武昌逢聖門生尹如翁以僧帽袈裟貽逢

聖逢聖不受曰子亟去無憂我及賊至見逢聖不敢近乃與家屬二十餘人皆沈墩子湖而死百有七十日而出于水其面如生逢聖字克繇後謚文忠如翁亦死於大冶叅將崔文榮長史徐學顏等皆死之通判李毓英武昌知縣鄒逢吉經歷江文熙巡撫戴良瑄嘉魚知縣王良鑑蒲圻知縣曾栻江夏諸生馮雲路汪延陛熊霈明膺學顏父嘗抵重辟學顏三上疏訟冤不得上乃爭於刑部自齧其臂血濺於庭刑部感其孝乃釋其父有巡江都司朱士鼎者爲賊所擒欲用之戟手大罵賊斷其右手復以左手濺血灑賊又斷之賊退招集舊卒訓練如常云

獻忠盡殺楚宗室錄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爲兵餘皆殺之由鸚鵡洲而下浮胔蔽江魚鱉皆不可食獻忠遂僭號據武昌李自成大怒貽書責之左良玉兵復西上獻忠乃南走渡洞庭湖連巨舟千艘載所掠婦女而焚之方夜水光如晝遂掠湖南江西入蜀中長沙推官蔡道憲等死之湖廣右參政周鳳岐右參議陳瓚長沙通判周二南舉人馮一第東安舉人唐德明耒陽諸生謝如珂衡陽知縣張鵬翼巴陵教諭歐陽顯宇臨湘知縣林不息湘陰知縣楊開縣丞賴萬耀長沙照磨莫可及與二子若昌若鉦衡山知縣董我前教諭彭允中衡州教授朱郁故員外郎孝感程良籌故知縣程道壽

道憲有知略惡少年閉戶謀爲盗閉户將出則捕

者已至道憲所遣也賊聞其名必欲降之健卒林
國俊等九人隨道憲不去賊令說道憲降國俊曰
吾主若畏死則不至今日矣賊曰爾主不降爾輩
亦不得活國俊曰我輩若畏死則亦不至今日矣
乃皆死其四卒頓瘞主屍而死賊許之瘞畢皆自
刎道憲字元白福建晉江人也死時僅二十九謚
忠烈湖南之陷也巡按御史劉熙祚以兵護桂吉
惠三王而入廣西獨留永州曰此吾分地不可去
也賊至說之降百端終不屈而死熙祚字仲緝南
直武進人也謚忠毅其弟興化知府永祚亦殉難

獻忠盡殺楚宗室録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爲兵餘皆殺之由鸚鵡洲而下浮胔蔽江魚鱉皆不可食獻忠遂僭號據武昌李自成大怒貽書責之左良玉兵復西上獻忠乃南走渡洞庭湖連巨舟千艘載所掠婦女而焚之方夜水光如晝遂掠湖南江西入蜀中長沙推官蔡道憲等死之湖廣右參政周鳳岐右參議陳瓚長沙通判周二南舉人馮一第東安舉人唐德明耒陽諸生謝如珂衡陽知縣張鵬翼巴陵教諭歐陽顯宇臨湘知縣林不息湘陰知縣楊開縣丞賴萬耀長沙照磨莫可及與二子若昌茯鈺衡山知縣董我前教諭彭允中衡州教授朱鄯故員外郎孝感程良籌故知縣程道壽道憲有知略惡少年閉戸謀爲盜閉戸將出則捕

者已至道憲所遣也賊聞其名必欲降之健卒林
國俊等九人隨道憲不去賊令說道憲降國俊曰
吾主若畏死則不至今日矣賊曰爾主不降爾輩
亦不得活國俊曰我輩若畏死則亦不至今日矣
乃皆死其四巫頭瘞主屍而死賊許之瘞畢皆自
刎道憲字元白福建晉江人也死時年二十九謚
忠烈湖南之陷也巡按御史劉熙祚以兵護桂吉
惠三王而入廣西獨留永州曰此吾分地不可去
也賊至說之降百端終不屈而死熙祚字仲緝南
直武進人也謚忠毅其弟興化知府永祚亦殉難

於隆武中

○李自成破潼關總督孫傳庭死之

傳庭在獄三年賊圍開封急乃拜兵部侍郎自獄中受命督師尋加尚書傳庭欲守潼關而秦中士大夫苦傳庭用法嚴相與譁於朝有詔趣出關擊賊傳庭歎曰吾固知往而不返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乃轉戰至郟縣連破賊幾獲自成有議降者自成曰我殺王焚陵罪已大矣姑决一死戰不勝則殺我而降未晚也會天大雨七日夜不止糧車不能前士噉馬驘且盡不得已引還賊兵乘

之遂大敗傅庭與監軍副使喬遷高皆歿於陣副
將孫枝秀參將黑尚仁先亦被執不屈死傅庭字
百雅山西振武人也傅庭死賊遂無所憚矣傅庭
妻張氏與二女六妾皆殉節于西安
遂陷西安諸郡傳檄至榆林參將劉廷傑與總兵左
世威等集衆城守血戰七晝夜婦人孺子皆發屋瓦
擊賊城陷無一人降者忠烈爲天下最
陝西布政使都任故總兵左世祿副將惠顯等皆
同死督餉員外郞王家錄故總兵王祿欽王世國李昌齡侯世祿及子拱極故副將左翟文等
二十三人故參將左武王王學書中軍劉光祜指揮崔重觀傅祜黃廷政及弟廷用廷弼參將馬鳴鸞

材官李耀李光裕張天叙千戶賀世恩府人故主事張雲鵬故知州彭卿御芳故監紀趙彬諸生陳義呂等死者不可勝紀世禄者世威弟也廷傑弟廷夔長兄屍亦自殺於是陝西盡陷於賊巡撫僉都御史馮師孔按察使黃絅右參議黃世清中部知縣宋新堞故太常卿耀州宋師襄故吏部尚書渭南南企仲及子故主事居業族子故工部尚書居益故僉都御史三原焦源溥及從兄故巡撫源清等死之潼關教授許嗣復渭南知縣楊暄訓導蔡其城咸陽知縣趙躋昌長安知縣吳從義秦府長史章尚絅知縣崔爾達蒲城知縣朱一統白水知縣朱運洸學官魏世史劉進鳳翔知府唐時明隴州同知薛應玢寶雞知縣唐夢鯤慶陽分守參議段復興推官靳聖安安化知縣袁繼登知寧州董琬中部縣

丞光先平凉知府簡仁瑞華亭主簿何相劉城固知縣司五教縣人故參政張鳳翮咸寧故參政祝萬齡故僉事王徵故通判賈光儀故知縣徐芳聲舉人朱誼宷席增光故知縣長安徐方敬甘肅巡撫林日瑞副將郭天言總兵馬爌撫標中軍哈維新姚世儒監紀同知羅臺故總兵官甘州羅俊傑道宦鞏昌通判朱廷郭故少卿慶陽麻僖故御史蒲城王道純富平故參政田時震及縣人朱崇德

世清一門十三人皆殉其僕朱化鳳亦罵賊而死

綱謚忠烈師襄天啓中爲御史屢疏論魏客黨又

嘗言上護下欺釀成大患災害并至民不聊生臣

恐今日之患不在黔蜀而在數百年休養之赤子

也後果如其言自成坐秦王府中日執士大夫拷

掠索金錢有小吏卯從周者長不滿三尺醉罵曰

若一無賴小民而妄睢至府縣虐若此其能久乎

自成怒殺之

○周延儒以罪賜死■延儒薦用侯恂范志完督狎客俱事文信用吳昌時盛順等皆貪祿為姦利至是言者劾志完縱兵淫掠昌時交通中官宣洩機密詞皆連延儒上親鞫志完昌時棄市勒延儒自盡籍其家

延儒庸駑貪權勢公議皆不與之然嘗請撤內侍監軍及罷廠衛緝事都人大悅而廠衛失權勢相與為蜚語閣臣魏藻德陳演又共排之遂至於死清兵之入也志完以逗遛獲罪而薊鎮總督趙光抃首入赴援身先被創而亦坐無功誅人多冤之

者時吳甡得罪謫金齒黃景昉亦罷蔣德及李建泰方岳貢相繼入閣謹按國之將亾猶人之將死也人之病也服庸醫之藥病日益甚矣乃或曰藥良矣力未至耳或曰昔之藥固未也而今則可矣又或曰以藥誤者因當以藥復也終不知卻醫撤藥而更問於良工也于斯時也偶有一二旁症暫起而輒止者則頗欣然動色曰是固藥之效也其信醫也愈篤而其用藥也愈堅嗚呼是速之死而已矣明之受病於宦豎也亦多矣崇於王振復於吉祥篤於汪直危於劉瑾幾殊於忠賢其稍蘇而

廑廷者直一息之微耳雖有俞跗倉公亦難乎善其後矣況又以前方促之乎烈皇帝親見忠賢之禍而十有七年之政強半出於閹豎嗟呼豈非天哉帝嘗言廷臣若殫心爲國朕亦何藉內臣夫不擇其人而患其不殫心爲國是猶不求醫而求藥之瘳病也然廷臣之不能殫心者庸醫之不能藥也其與內臣之鴆毒則有間矣明之亡也殉義之士不啻以屢千計而內臣死者六人而已其開關翻城反面而吠主如勳秩化淳者則皆內臣非廷臣也若溫體仁周延儒之斥皆公議之所忮也而

其機皆出於內臣嗟呼是速之亾也○是歲雷震
通夕不止太廟主有橫倒者○淸主卒謚曰太宗
文皇帝
○十七年李自成僭稱王國號順陷太原下詔罪己
發帑金治守具詔天下勤王
是歲春日色無光者兩旬欽天監奏帝星下移北
斗柄及文昌星坼有星隕于御河孝陵上夜有哭
聲自成以正月朔稱王改元改名自晟是日大風
霾黃霧四塞自成盡陷山西廬江王載堙巡撫僉
都御史蔡懋德布政使趙建極等死之副使毛文炳參議藺

剛中僉事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同知李一清長史范志泰副總兵應時盛部將惠先旂牛勇朱孔訓王永魁都司張弘業指揮韓似雍故守備申昌欽千戶王德新司昌晉府典仗官樊子英等凡四十六人死於太原安邑知縣房之屏代州叅將閻夢夔知汾州候君昭汾陽知縣劉必達義勇范奇芳故叅政陽城王徵俊故副使靈石宋之儁故少卿翼城史可觀陽曲宗人朱慎鏤朱文衢朱長安河內知縣丁泰運彰德叅將王縈及子師易安陽故郎中尚大倫故知州王㰞徵知縣張景維龍門通判朱敏泰武陵知縣任萬民蒲州學正孫禖等皆殉難河西諸生楊應璧義民苗根仟苗純梓趙調元皆以擊賊死懋德字維立南直崑山人也嘗宗王守仁之學至是北面再拜出遺表付人曰吾學道有年已了死生今日吾致命時也時罷官命適至衆欲擁之去不可曰欲陷我不忠耶竟自經後謚忠

襄是春張獻忠亦屠蜀中殺蜀王至澍瑞王常浩
巡撫僉都御史陳士奇龍文光巡按御史劉之勃
兵備副使陳其赤僉事劉士斗崇慶知州王勵精
故布政宜賓尹伸等死之總兵劉佳引劉鎮藩副使陳纁重慶知府王行儉知巴縣王錫拮揮顧景分巡副使張繼孟僉事張孔教蜀府左長史鄭安民成都同知方堯相知縣吳繼善華陽知縣沈雲祚仁壽知縣劉三策顧絕貽郫縣主簿遣嘉煒縣竹典史卜大經縣人故郎中刁化神知榮縣秦民易蒲田知縣鄭夢眉資陽知縣賀允選中江教諭曾之賓縣人故御史米奉鉚故按察使成都莊祖誥故給事中廣元吳安守英故主事資縣蔡如蕙郫縣舉人江騰龍等
岳進士王起峩渠縣故貟外郎李含乙起義兵討
賊不克死其赤士斗闔門皆殉士奇之勃勵精伸

死皆尤烈獻忠將殺士奇天忽大雷雨晦冥獻忠仰而詬曰我殺人何與天事遂用大礮向天亂擊遂縱兵大掠凡殺蜀人六萬萬有奇

○陳演在閣一無籌畫惟以賄聞賊入山西有請移寧遠總兵吳三桂於關門策應京師者演持不可賊逼演不安且謀脫難遂引疾去貲多不能遽行及京師陷遂降賊與大學士魏藻德方岳貢丘瑜俱爲賊所殺

瑜及范景文皆以是歲入閣演藻德降賊岳貢瑜欲自引決不果爲賊所拷掠死瑜父民忠在宜城

罵賊死瑜子之陶諂賊中謀爲官軍內應亦不克
死時太常少卿吳麟徵力主移兵之議上疏極言
之不省
○李自成陷寧武總兵周遇吉力戰殺賊萬人城陷
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徒步巷戰手殺數
十人遂被執罵賊死遇吉妻劉氏登屋射賊闔家皆
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曰大同宣府皆有重兵倘
如寧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大同總兵姜瓖宣府
總兵王承胤降表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監視
杜勳〔原註 宣府監視中官也〕迎賊三十里外而上以勳罵賊殉

難守廥祠

遇吉錦州衛人也弘光中謚忠武是役也自成驍將多死後每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遇吉闔門皆死分巡御史王允懋與遇吉同死其兄女王永命妾先是亦殉節于登州兩鎮之降也大同巡撫僉都御史衛景瑗宣府巡撫僉都御史朱之馮等死之大同□□副使朱家仕督儲郎中徐有聲山陰知縣李倬諸生李若蔡宣府督糧通判朱斂泰副將寗龍諸生姚時中繁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劉元卿府人故知縣申以孝景瑗爲賊所執唯據地呼皇帝以頭觸石血淋漓而哭賊義之曰忠臣也引之出景瑗謂人

○李建泰請南遷上召廷臣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蔣德璟請太子往江南上不答德璟尋罷建泰自請督師至保定城陷降賊監軍御史金毓峒進士張羅後及弟故郎中羅彥布衣

羅善武進士羅輔等死之知府何復同知鄭宗元指揮劉忠嗣一門文運昌夫婦守備張大同等二十六人故給事中尹洗故知州韓東明及子沖淹武進士陳國政故通判張維綱舉人張爾翬孫從範高經貢生郭鳴世諸生王之珽等五十餘人鎮嗣從子孫孫夫婦監軍中官方正化羅俊一門殉義者凡二十三人城中婦女潔身死者又一百二十餘人時京師已陷矣巡撫僉都御史徐標亦爲賊黨所殺于眞定**謹按**國君死社稷固義之正也若天子則以四海爲家故春秋之義天子不言出苟可以圖存國家則四海之內亦安往而非吾社稷哉雖然當甲申之初賊勢已熾人心已離自燕至吳三千餘里非賊所巢窟

則犇然皆卯墟而已三營宿衛之士一見賊不戰
而降以此衆行此地雖欲達必不得矣與其顛沛
於中道而祗重其辱又孰與效死勿去與陵廟偕
亾之爲正哉後之議者或以崇禎南遷之論比之
景德之王欽若正統之徐有貞不然則又以不遷
歸咎於烈皇帝是皆迂儒不識務之言也
○李自成犯居庸中官杜之秩叛以關降
賊遂陷昌平焚十二陵總兵官李守鑠力戰死之
○春三月李自成陷京師上崩於萬歲山是月十九日丁未也
太學士范景文等死之自成遊騎抵平則門城西南門原註

都人猶未知賊至太監王德化發三大營兵屯城外降守埤者寥寥人給百錢鬻食於市益無固志及外城陷上登萬歲山望南城烽火徹天歎曰苦我民耳遂分送太子定王永王外家太子名慈烺定王名慈炯永王名慈炤皆帝子也後皆不知所終帝劒擊長公主令皇后自盡翌日內城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上復登山書衣襟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以帛縊於山亭太監王承恩從死萬歲山一名煤山亭名壽皇亭

上見事急召羣臣問計莫能對有泣者內侍專守城事百司皆不敢問三營兵既降賊盡得火械反

以攻城轟聲振地守城卒止老弱數萬饑餉已五日鞭一人起復一人卧太監曹化淳遂啓彰義門延賊（化淳降清後常上疏自卞時倉卒莫能詳云）上泣謂后周氏曰大事去矣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遂先上崩后性嚴而不妬嘗諷上南還至他政事則未嘗預也熹宗皇后張氏亦自經崩上書衣襟曰朕屍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後清人入京師以天子禮葬于思陵上憂勤恭儉終始如一日以寇亂民困常茹蔬食或終夜不交睫數召見羣臣講論政務雖遭時不造國破身喪而

天下至今無不痛惜者賊之至城外也諸軍皆不戰而降惟副將賀讚迎戰中流矢死讚父虎臣以寧夏總兵禦套寇戰死讚兄誠亦殉于保定 史臣曰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太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卒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 又曰 武宗之世流

寇蔓延幾危宗社而卒以掃除莊烈帝勵精有爲視武帝何啻霄壤而顚失天下何也明興百年綱紀既肅孝宗選舉賢能布列中外與斯民休養生息者十餘年仁澤深而人心固元氣盛而國脉安雖以武之童昏亟行稗政中官偉夫濁亂左右而本根尚未盡撥宰輔亦多老成委寄既專旁撓絶少以故危而不亡莊烈帝承神熹之後元氣盡澌國脉垂絶向使熹宗御宇復延數載則天下之亡不再傳矣莊烈之繼統也臣寮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

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多疑任察好剛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委政柄者非庸則佞內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利自全之心爲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繁賦重外訌內叛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宗社顚覆徒以身殉悲夫【謹按】明史論正德崇禎成敗之異其言固是也而猶有所未盡也武宗之時劉瑾江彬相繼用事然一時爲君子

者尚未有朋黨之爭也故諍臣直士雖多不容於
朝而當事之急擇人而任之則猶得以展布其才
効於外至天啓崇禎之世則舉朝皆朋黨也方四
郊多壘天下鼎沸而扞衛擐胄者唯同異好惡是
爭雖民命國計之急皆以爲第二義漠然而不之
講矣夫同乎己者則雖庸回卑汚茲然無一能一
築者不害其爲吾黨也異乎己者則雖干城柱石
可用之材唯恐其去之不速也由是道也雖使在
朝者皆君子之朋猶將不免於敗事況又未必然
乎嗟呼熊廷弼之敗袁崇煥之戮盧象昇孫傳庭

之不獲盡其用而死是皆好惡之故也而宗社亦
隨之矣嗚呼朋黨之爲禍於人國也如此而世尚
或以有黨者爲淸流無黨者爲流俗甚矣其言之
不仁也又烈皇帝以身殉社大義凜然永有辭
于天下萬世雖謂明至今不亡可也我朝鮮尊壇
于　王宮之北以歲之暮春望祀高皇帝顯皇帝
以及于帝遇三皇帝諱日我　國王必親拜焉以
毋忘大義嗚呼亦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矣○王
世德者錦衣衛指揮僉事也流寇之變祝髮爲僧
奔淮南作崇禎遺錄而序之曰先帝以仁儉英敏

之主遺家不造憂勤十七歲卒以亡國嗚呼天乎其人耶上卽位誅逆璫斥宦官虛心委任儒臣而所謂儒臣者率庸劣狡猾唯知背公死黨卽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門戶膠牢不可破解如其黨力護持之非其黨縱才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國家安危曾莫之恤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天子孑孑然孤立彷徨無所措而宗社隨之嗚呼家國淪亡誰之罪歟且夫魏璫威振天下先帝春秋方十七不大聲色手翦除之此固非中主所及而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察吏治求

民瘼未嘗一日自暇逸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躬殉社稷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於先帝亡國之痛未有痛於先帝者也乃失身不肖之徒自顧不免清議肆爲誹謗擧亡國之咎歸之君父而冀寬己誤國之罪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是臣之切齒腐心者也○吳偉業曰上焦勞天下十有七年恭儉仁孝宗英果類世廟白皙豐下瞻矚非常音吐如鐘有文武材嘗西苑試馬從駕者莫能及挽三石弓發輒命中暇則用黃繩穿墜石手自蘖之曰吾以習勞也居深宮之中不苟嚬笑無珠玉玩奏之好

無聲色歌舞之奉無臺池鳥獸之樂御澣濯之衣履襪則以布爲之緣曰朕方率天下以去奢返朴可不自身始乎覽百司章奏接摘瘢病上書者爲之流汗色恐退而皆服即位之初鄉儒術遵先王欲以比隆於三代未幾寇亂大作巧僞滋生不得已用權宜行綜覈以察奸濟變諫者不察至以之受譴訶然上嘗拊髀歎曰此非平世法也欲以待方蚤無警寬租薄罰偕黎元於休息而災荒兵火迭至而不已羣臣又多方誤之於是上下猜防中外𢙢亂心志憤億法令紛更天下事寖至於不可

爲矣

自成入承天門登皇極殿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景文與尚書倪元璐等侯伯駙馬死難者數十人宮人魏氏等二百人赴水死賊殮帝后以柳棺置東華門外羈太子二王於宮中成國公朱純臣太學士魏藻德率百官入賀陳演首勸進自成不許拷索賕賂輒毒刑殺之【原註】大內有秘室鐍鍵甚嚴相傳劉誠意藏秘記非大變戒勿啓至是事急啓之得繪圖三軸其一圖像酷肖聖容身穿白背心右足跣被髮中懸於今無異誠大命也【謹按】此說不見於正史得諸世俗傳聞恐未足信也○尚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臂仆地與宮人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死何敢偷生何新曰賊將入恐受辱且至國丈府避之乃負之出○宮人魏氏大呼曰

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汚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從死者二百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眢井賊鉤
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紿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自成審非是賞部校費氏復紿曰
我實天皇之流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伺賊醉斷其喉仍自刎○大學
士范景文知事不可爲不食三日城陷自經家人解之乃赴古井死其妻亦自經○尚書倪元璐歎曰死
有餘辜乃北謝天子南謝母謂家人曰愼勿棺余遂縊死三日後賊入見顔色如生驚避去一家殉節共
十三人○侍郎孟兆祥死妻何氏亦死子章明收奠歸別其妻王氏曰吾當從死大人妻曰君死妾亦死
章明視妻縊大書壁曰有敢侮吾夫妻屍者吾必爲厲鬼殺之遂死○左論德馬世奇曰當死家人曰奈
太夫人何世奇曰在恐辱太夫人遂作書別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世奇曰辭去耶二妾曰主人盡節吾
二人亦欲盡節入室自縊世奇亦縊家人救蘇曰聞聖駕南幸可爲從亾計世奇觀二妾已死笑曰少年
遂能死乎乃朝服北面再拜復南向拜母端坐引頸死○左中允劉理順酌酒自經妻萬氏妾李氏子孝

康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一家殉難者以劉壯元爲最〇左庶子周鳳翔赴哭帝梓宮遺書訣父曰今日幸不辱此身貽兩大人羞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矣之來生自縊二妾亦從死〇檢討汪偉約吳甘來同殉難歸與妻耿氏呼酒命酌爲兩繯于梁間偉就右耿氏就左皆縊耿氏揮止曰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繯正左右而死〇御史王章巡城賊持刃問曰降否章叱之遇害子之栻亦死難于闔〇郎中成德以鷄酒哭奠梓宮前賊露刃脅之不動歸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撲殺遂死〇員外郎金鉉告母曰兒世受國恩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緘母幸速去母曰我獨不受國恩乎廡下井是吾死所鉉慟哭辭母往視事城陷望闕再拜投入御河從人亟救鉉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泚淖死之母章氏亦投井死妾王氏亦死弟錝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葬未敢死遂棺斂以葬亦投井死〇襄城伯李國楨聞賊舁帝后梓宮于東華門外百官過者莫敢進視國楨泥首去幘跟蹌奔赴晩哭賊執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堦流血被面賊衆持之自成以好語誘降國楨曰

有三事爾從我卽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欲謗

降以天子禮葬先帝惟國楨斬衰步徒襄事旣遂自縊於寢前死之 明史言國楨統三營兵解甲

降賊以索賂爲賊所拷掠自經死自成還帝后殯于昌平州昌平士民倡義率錢葬之田貴妃墓內亦未

嘗以天子禮葬毅宗也此段所紀出李玄錫明史綱目蓋憑一時傳聞恐不足據然弘光時又祀國楨於

旌忠廟故今姑存之以俟更考○新樂侯劉文炳與弟左都督文耀女弟驅子孫男女十六人於大井縱

火焚第投火死祖母瀛國夫人卽帝外祖母年九十餘亦投井死 明史瀛國賴申湛然獲全文炳母

杜太夫人懸孝純皇太后像拜哭而縊此段恐誤生員許琰悲號欲絶遍體書崇禎聖上四字絶粒七○

日死○御史陳良謨死妾時氏有娠良謨曰尙生男可延陳氏血食時氏曰其爲賊辱不如無子遂先投

繯死○都御史李邦華施邦曜御史陳純德趙譔大理卿凌義渠侍郞王家彥少卿吳麟徵給事中吳甘

來寺丞申佳允貟外郞許直寺丞于騰雲駙馬鞏永固樂安公主子女五人惠安伯張慶臻闔家錦衣指

揮王國興同知李若珪千戶高文采一家十七人知府陳貞達副使姚成舍人宋天顯滕之祈阮文貴經歷張應選毛維張貞達儒士張世禧二子懋賞懋官萊儒湯文瓊順天府學教官五人皆死之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百戶龔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百戶挽鍾帶至斷鍾不聽百戶自經○已上皆原註也其中有新增者皆加謹按二字而加圈以別之

長平公主許嫁周顯而未行及既死復甦清人使顯尚主然主常涕泣甫踰年而卒景文字夢章南直吳橋人也魏忠賢用事景文不一詣其門卽謝病去然亦不附東林孤立行意而已是歲始入閣

上曰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恨晚矣是日景文至宮門或曰駕南幸已出矣景文草遺疏北向拜闕

南向遙辭先墓而後死元璐字玉汝浙江上虞人也嘗爲溫體仁所忌去十六年始復用爲戶部尙書兆祥章明山西澤州人世奇南直無錫人也世奇坐主周延儒再相東林諸名流多爲其所引用世奇獨不肯赴及延儒死親暱者皆避去世奇獨經紀其喪理順河南杞縣人鳳翔浙江山陰人偉南直休寧人甘來江西新昌人也甘來爲言官數言事且屢取疏草盡焚之曰當賊寇縱橫徒持議論無益毫末敢留此釣後世名乎章鉉皆南直武進人也章妻姜氏在家聞章死一慟而絕德山西

霍州人也文炳孝純太后姪也一門死者四十二人以瀛國太夫人屬其友大學生申湛然匿之湛然爲賊所掠至死終不言文炳叔父左都督繼祖守東安門聞變馳歸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妻與二妾皆從之琰南直吳縣人也死於吳中鄉人私謚曰潛忠先生良謨浙江鄞人邦華字孟闇江西吉水人也賊之方逼也邦華與偉皆詣内閣言事藻德猶笑應曰姑待之偉作書寄友人曰平時誤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今將如聖主何哉邦華欲率諸御史登城拒守羣閹拒之不得上

家彥麟徽詣宮門求見亦不得及城陷邦華入文
丞相祠三揖曰請從先生於九京遂自經邦曜浙
江餘姚人純德湖廣零陵人義渠浙江烏程人家
彥福建莆田人麟徽浙江海鹽人佳允北直永年
人直南直如皐人也城將陷麟徽募死士襲賊多
所斬獲及賊入八門將啓惟麟徽所守西直門土
石堅塞賊發民掘之數日而後開佳允出投井纔
聞賊逼京師疾馳入部臨死謂其僕曰爲我告太
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直族子德溥聞帝崩
大哭數日每食必以崇禎錢一枚置几上祭而復

僉僉已復哭後竟爲濟人所殺騰雲順天人永固
尚樂安公主光宗女也慶臻仁宗后兄昇之後也
國與爵新城侯熹宗母孝和太后之姪也成浙江
餘姚人天顯南直華亭人文瓊江南布衣也援徒
在京師歎曰吾雖布衣獨非大明臣子乎遂自縊
一時殉難者又有郎中周之茂員外郎甯承烈故
知州馬象乾宣城伯衛時春戶部郎中葛凝秀河
間知府方文燿順天推官劉有瀾知通州張經京
師諸生曹爾及弟時敬蘭衞卿周讜李汝翼布衣
范箴聽楊鉉李夢禧柏鄉人郝奇山西貢生孫國

顯諸生李若珪南直諸生王明灝王介休等北直
諸生殷淵宋湯齊郭琇王洪辰皆起兵討賊不克
死畿輔諸郡皆望風附賊兵備副使朱廷煥獨守
大名被執不屈死故御史新城王與胤與其子士
和故侍郎長垣王家禎與其子元焌皆自經死商
城知縣張國光聞京師陷從容具衣冠自經死總
兵劉永昌自南都勤王至揚州聞變北望再拜援
水死勳臣樂安伯陳秉衛戚臣都督周經僉事田
宏祚等二十餘人亦死于賊其倉卒不能紀姓名
者亦多中官死者王承恩方正化而外唯司禮太

監高時明李鳳翔提督諸局褚憲章張國元四人而已南都旣立諡景文文貞元璐理順文正邦華忠文家彥忠端兆祥忠貞章明佳允節愍邦曜忠介義渠忠清世奇文忠麟徵甘來直鉉忠節鳳翔文節偉文烈章忠烈良謨恭愍純德恭節德忠毅

谷應泰曰君臣大義有死無貳況帝引經死社稷遺詔愛百姓自古亡國正終未有若斯之烈者以故諸臣莫不攉心扼吭追路相從甚者一門伏劒閨室自焚雖祖宗豢養之恩亦帝拊循之致也予謂帝亡國君臣之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自成

将升御座忽若有白衣人擊之者座下龍爪鬣俱
動自成大恐而止縱兵淫掠民自縊死者相望
○夏四月吳三桂入援至山海關聞京師陷猶豫不
欲進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聞愛妾
為賊所掠大憤遣使乞降於淸求共討賊淸兵入關
奮擊大破之自成殺襄走還京師僭帝號五月淸兵
入京師自成焚九門城樓挾太子二王奔山西淸主
遂定都燕京改元順治南京諸臣立福王是為弘光皇
帝
時淸主尚幼其叔睿王多爾袞攝政自帥師助三

桂方酣戰天大風沙石飛走擊賊如雹自成登高岡望見淸兵急策馬先走賊衆大潰僵屍遍野淸兵追擊連破之乃遁歸西安貪其生而忘其親者世或有之矣至以一妾之故而不顧其父之死雖天下之戮民蓋未有忍是者也吳三桂之於淸也旣降而復叛淸人惡之甚其史官之所紀載亦未可盡信也然則三桂之將降而復改何也當賊之始入也文武大臣迎降者不可勝計自成率皆以酷刑索賄其不能充者往往灼肉折脛而斃三桂綰重兵擁厚貲固賊之所欲得而甘心也意

者三桂始欲降以全其父及聞諸降者之不免於刑然後乃懼而改圖歟嗚呼君臣父子之倫皆天地之大經也使三桂聞變之日以其兵付諸副帥西望慟哭引劒自裁而遺書自成丐其父命雖不能復國家之讎庶幾無負於忠孝不然而淩死於破賊之後以明其志尚不免於趙苞之譏況禍歸其親而身享其利卒又甘心驅使於寇讎之庭以屠滅舊君之子孫其罪已上通于天矣又何暇顧戀其妾而後始可以甚其惡哉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八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九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撰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毅皇帝諱由崧神宗之孫光宗之姪福王常洵之子嗣爲王時避賊淮安南京諸臣聞京師陷迎立以史可法馬士英高弘圖姜曰廣王鐸入閣

時福王及穆宗孫潞王常淓皆在淮安福王以屬迫當立而素好酒色不讀書東林諸人又恐王立將追怨建儲及妖書梃擊舊案多欲立潞王者鳳

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乃結諸將高傑劉澤清等以兵擁王至江北可法等不得已迎之將即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誠意伯劉孔昭士英黨也力言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於是可法出督師江北而士英入專大權矣

○尊皇考爲恭皇帝密諭河南參將王之綱迎聖母母妃鄒氏以是秋至追尊鄭貴妃爲孝寧太后又復建文帝位號上謚曰惠宗讓皇帝方孝孺等贈謚有差又上景帝廟號曰代宗

○馬士英薦阮大鋮賜冠帶陛見（原注 大鋮即魏忠賢逆案中人也）

舉朝大臣力争不聽竟爲江防兵部尚書

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預謀定策遂用事大鋮因贊周遍結羣閹既名見郎上疏攻左光斗魏大中等逮光斗希光先下獄盡雪逆案復頒三朝要典時新遭大變寇在門庭而士英大鋮唯日以報復私憾爲事降賊諸臣有嘗自號東林者大鋮乃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與之對以自成僞國號曰順也然諸大僚自賊中逃歸賄士英輒復官白丁隷役輸重賂立躋大師都人爲之語曰職方賤

如狗都督滿街走上初卽位起劉宗周爲左都御史宗周首上疏請凌廉親征曰新朝旣立宜不誒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遞一介間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事或可爲而諸臣計不出此舉朝謀國不忠當誅又劾士英自居定策功有曰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又論諸將高傑劉澤清等桀驁可斬士英大怒揚言宗周欲廢帝立潞王澤清傑屢遣客往刺宗周終日危坐無惰容皆不敢加害而去澤清又上疏言宗周勸上親征欲置於凶危之

地時上已漸耽逸樂無復以討賊爲言者給事中章正宸言今河北山左忠義響應各結營寨多殺僞官若不及今倡義申討是斸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親率六師駐蹕淮上檄江北四鎭分渡河淮聯絡諸路一心齊力以規中原不省

○湖廣巡撫黃澍入朝劾馬士英權奸誤國淚隨語下士英奏辨太監韓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恐以金餽福邸舊閹田成等澍遂上十疏言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成功於外者

左良玉時擁兵八十萬在武昌良玉嘗爲東林所

引用士英心忌之良玉乃屬澍入伺朝廷動靜上聞澍言意頗動成等泣懇言上非馬公不得立今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矣上默然乃慰留士英尋逮澍澍匿良玉軍中由是良玉與士英益有隙

○侍郎呂大器劾馬士英予告去

吏部尚書張慎言薦鄭三俊吳甡士英黨劉孔昭等羣詬於廷至伏地痛哭史可法言諸臣痛哭喧呼滅絶法紀恐驕弁悍卒益輕朝廷上兩解之慎言乞休去大器亦爲劉澤清所劾去時澤清與高傑劉良佐黃得功分領淮揚鳳廬號爲四鎮各擁

兵相競不復以進取爲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
朝政奏牘紛然朝廷不能制而澤清與馬士英相
表裏頑悖尤甚唯得功最忠勇然亦爲傑所襲幾
不免上疏請與傑決一死戰史可法爲和解之乃
止時姜曰廣高弘圖及吏部尚書徐石麒蘇松巡
撫祁彪佳等皆忤士英相繼去劉宗周亦以爭阮
大鋮事告歸留疏極言時事曰國家不幸遭此大
變而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
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廷戚畹駢闐矣中
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左右因而秉權勳舊

陳乞未已武弁有窺覘朝廷之心數萬之兵不以
殺賊而自相屠毒此何爲者哉給事中熊汝霖請
蹈曰廣因言朝廷之上玄黃交戰惟舌鋒筆鍔是
務而不復講固圉恢境之術黃白充庭靑紫塞路
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日稅駕何地耶不
報時士英等復頒要典且以議立潞王爲諸臣罪
將搆大獄兵部侍郎袁繼咸疏言臣每歎三十年
來徒以三案葛藤血戰不已今何必復理其說王
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平勃迎立漢文不治朱虛
之過房杜决策秦邸不究魏徵之非請下寬大之

詒以斷株連之案羣小皆不悅布衣何光顯上疏

請誅士英及劉孔昭命識于市

○史可法進兵白洋河請遣唐起龍招撫江南攝政王多爾袞致書史可法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闖賊手壽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朝廷念夙好棄小嫌驅除梟獍首崇帝后謚葬如禮國家定燕都乃得之闖賊賊毀廟主辱及先人代爲雪耻何以報德卽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樂豈謂江淮天塹不能飛渡耶可法答書曰國破君亡宗社爲重迎立今上以繫人心名正言順天與人歸卽命可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爲我先帝后發喪成禮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頂禮加額感恩圖報貴國夙膺封號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萬代瞻仰若規此貪幅爲德不卒是以亂義始以利終也貴國豈其然守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爲社稷故也

可法始受命督師即遣使訪大行帝后及太子二
王所在祭告泗鳳二陵上疏言鳳泗之間蒿萊滿
目鷄犬無聲陛下若船謁二陵當益悲憤願處深
宫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
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又言迩者人才日耗
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少也今事
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讎舍籌兵籌餉無議
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然後乃可至是又上疏言
大變之初黔黎洒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文
恬武嬉頓成暮氣矣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

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脛況在朝廷頎可漠置今復讎之師不及關陝討賊之詔不逹燕豫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哉可法每治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聽者無不感泣而上皆不省馬士英靳不肯發餉諸軍皆饑清兵連下河南山東至江北可法飛章告急士英笑曰渠欲叙防河將士功耳不以爲意

長庚星見【原註】光芒閃爍中有刀劒旗幟馬影○地一日三震有聲如吼○上深居宮中演戲爲樂修建宮殿

時馬士英等用事政以賄成遣中官督賦浙江又加浙閩賦額二十萬而然亦未嘗用諸軍餉也詔選淑女分遣中使詣蘇杭搜括匿者至鄰里連坐民間爲之騷然光祿寺辦御器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給事中陳子龍上疏極諫有曰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矣不省

○陳洪範奉使燕京與左懋第同往乃遂祭先帝清人責江南夏立天子懋第不屈請祭諸陵改葬先帝皆不許放還至滄州追執懋第去洪範歸言清兵朝夕南下馬士英惡之曰四鎮在何處焉【原註】四鎮淮海鳳壽徐泗

盧和

楙第爲兵部侍郎自請行旣歸在途洪範密請宣
赴江南招諸將降濟而留楙第不遣楙第遂見執
初洪範嘗在延綏張獻忠爲卒伍犯法當斬洪範
奇其貌而釋之其後又以舊恩受獻忠詐降竟成
大患時河南諸將多不附賊各結寨自固開封推
官陳潛夫縞素聚兵與劉洪起屢破賊有功潛夫
言河南豪傑引領待官軍誠稍給臣糗糧旬日可
集十餘萬河南五郡可盡復也又請予洪起將軍
印士英皆不聽而用其姻婭越其杰爲巡撫諸將

有收復郡邑獻捷者其志厲辭詰責之詆爲賊諸將皆離心未幾濟天又以諧得罪河南遂不可守矣四鎭者淮海劉澤淸徐泗高傑鳳壽劉良佐廬和黃得功也

○除夕上色忽不怡曰梨園少佳者韓贊周泣曰臣以陛下或思皇考先帝乃作此想耶

乙酉

○弘光元年李自成奔黔陽何騰蛟擊敗之村民斬之以獻 明史自成死在是歲九月隆武改元後

自成爲淸所敗自西安奔武關入襄陽至武昌衆猶五十餘萬湖廣參政王喬棟死之未幾復爲淸

兵所迫降散且盡自帥二十騎略食山中爲村民
所逐人馬俱陷泥淖中以鉏擊腦而死剝其服得
龍衣錦印眇一目乃知爲自成也久之自成兄子
錦擁衆數十萬降于騰蛟騰蛟時方以兵部侍郎
總督湖廣四川廣西雲貴軍務矣前年冬張獻忠
亦僭號於成都已而諸郡義兵並起前太學士王
應熊兵部侍郎樊一蘅等連復重慶龍安叙州獻
忠益憤怒大肆屠戮民旣盡復殺其麾下卒蜀中
數千里幾無人跡乃悉焚其宮殿廬舍夷其城郭
而去是時兩川城內樵樹成拱所在積屍縱橫畜

狗食人肉若猛獸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徧體皆生毛獻忠既去流亡稍集而虎豹又肆行往往盡噉一村人而後去未幾又大疫死者不可勝紀又重以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李來亨之亂前後垂二十年而後始稍安當獻忠之據全蜀也秦良玉忼慨語其衆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受國恩二十年肯以餘年事逆賊哉乃分兵守四境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賊亦無敢至石砫者良玉竟以明誥封夫人都督總兵官終

○陞瞿式耜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滎澤縣忽現大

城堞門畢具二時方隱○命迎先帝太子至尋下中城獄

原註 先是傳言吳三桂令太子陰逸至是少卿高夢箕密奏太子在浙上命迎之都人喜躍[illegible]有多趨謁詔不許中夜送獄令文武會審真假詰[illegible]閒事所言皆驗楊維垣等奏駙馬王昺姪孫之明[illegible]稱太子故假冒馬士英又奏以為假太子號呼皇[illegible]聲徹于內舊伴讀邱致中捧持大慟下致中獄遂訊夢箕家人穆虎五毒備至死不承曰家主忠臣我等何得畏死背義又訊夢箕列其來歷甚詳至死不認假冒詔王之明護養勿刑以息民謗也

時衆論藉藉多以太子爲眞黃得功袁繼咸皆上疏言之得功言在廷諸臣諂徇者多雖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論取禍矣詔以王之明供詞示之然太子眞僞至今莫能明也

○寧南侯左良玉疏參馬士英罪不容死者七請寸磔士英及阮大鋮等又傳檄布告士英等罪惡詞極激切又疏請保全東宮

初良玉頗以跋扈聞及聞京師陷盡出所藏金帛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遂慟哭諸將皆哭士英等用事大修舊怨良玉上疏言今日朝廷不論兵何如強財何如理而唯爭門戶三案要典士英益惡之至是黃澍又因太子事激衆良玉舉兵意遂凌

○童氏自稱舊妃自越其來所至上不悅繫獄[illegible]

御一言入宮日月相譌情事甚悉上之上棄其書而不見也

童氏未幾死獄中亦未有明其眞僞者

○淸兵陷睢州巡按凌駉不屈與姪潤生自縊遺書

河將豫王多鐸曰無渡江楊子江頭凌御史即錢塘江頭

伍相國淸師厚殮之

河南盡陷

○左良玉請除君側之惡反兵東下移檄討馬士英

士英等大懼京師戒嚴調黃得功等禦之

良玉發武昌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三百餘里欲邀

何騰蛟偕行盡殺城中人焚其署以劫之騰蛟解

印付家人將自刎爲良玉部將所擁去旣登舟騰跤躍入水中漂十餘里有漁舟救之登岸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已不見矣人以爲忠誠所感時士英及阮大鋮以私憾逮前郎中周鑣僉事雷縯祚下獄及良玉傳檄指以爲士英罪乃急殺之

○清兵破徐碭又破泗州塘報洶洶上召對士英請禦左良玉姚思孝等請備淮揚上亦曰江防不可撤士英厲聲曰寧死於清不可死於良玉有異說者斬上默然於是北守愈疎

○左良玉病死子夢庚爲黃得功所敗引還

良玉至九江邀督總袁繼咸入舟中語及太子事

大哭遂與同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

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色變諸將縱火大掠殘其

城而去良玉時已病篤望城中火光歎曰吾負臨

侯遂嘔血數升而死臨侯繼咸號也夢庚及黃澍

皆降于淸繼咸及安慶巡撫張亮死之繼咸字孝

通江西宜春人也

○淸師渡淮如入無人之境至揚州史可法血書請

救不報城破可法立城上自刎死之

高傑本流賊也通于李自成妻遂歸朝築鶩不可制可法以忠義感之傑遂頓盡力北行至睢州爲許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可法頓足曰中原不可爲矣屢請節兵選將皆爲馬士英所沮檄各鎭兵無一至者唯左都督劉肇基疾引兵馳赴不見妻子而至可法草遺疏上之又爲書辭其母呼部將托以後事曰負國之臣不可言必頤得以骸骨葬於高皇帝側不能即葬於梅花嶺可也城陷自刎不殊被執罵賊死肇基及副總兵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等十餘人皆巷戰格殺數百人而死相時

任民育闔門皆殉鹽運使楊振熙州人故侍郎張伯顯等皆死之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新舊知縣周志畏羅伏龍縣丞王志端監領知縣吳道正副將汪思誠幕客長洲盧渭崑山歸昭州人故知府何剛廩吉士吳爾壎諸生王纘王績王續王士琇高孝纘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馬應昌舟子徐某等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可法字憲之京師人也可法在諸生時爲左光斗所識拔光斗在東廠獄中且死可法賂禁卒變服入見時光斗筋骨已盡脫聞可法嗚咽聲怒曰老夫已矣汝復輕身如此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吾且殺汝目光如炬可法懼趨出嘗流涕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

鑄造也劉澤清以援軍降清清惡其反覆誅之

○清兵蔽江而南一路燒刼甚慘都人大震上召優人演戲酣飮夜奉太后一妃與內官等出聚寶門百官無一人知者翌日馬士英託稱奉太后名守陵黜兵自衛奔浙按明史士英實奉太后奔浙百姓見宮門不守始知君相俱去驚惶無措文武一時逃竄京營總督趙之龍出示安民安民者檮名也曰此土已致大清百姓千餘人毆大臣至獄使認太子因擁入宮原[illegible]招辛無冠服取戲帬中登武英殿羣呼萬歲太子傳示曰今福王遠遁其如高皇帝陵寢何予小子身負重寃豈忍稱尊謹此布告

勿情會議共拧皇獻釋王鐸高夢箕于獄爲太學士

夢箕出獄卽逃文武諸臣會議中府遂哄然而散

并不及立新主之事○清兵薄城下趙之龍等出迎豫王問太子何在之龍奉太子至豫營豫王離席迎之豫王多鐸聞諸鎭兵至遣將招之

諸將皆降請諭皇帝贖罪

一之龍者永樂功臣忻城伯彝之後與劉孔昭等共排姜曰廣張愼言者也時劉良佐等諸鎭兵皆降

凡二十三萬人

○帝至太平府閉城不納乃奔蕪湖黃得功營得功泣諫幸漸清人招得功降得功大怒不甲而出隔岸

罵之曰我黃老將軍死不屈淸兵伏弩射之得功歎曰無能爲矣歸營自刎淸兵挾上圍南京甚[illegible]侍之薄坐於太子之下多有詰責上俛首不能答

得功遼東開原衛人也膽勇絕倫嘗爲高傑所襲方坐食伏兵忽起得功手鐵鞭上馬馬踣又騰上他騎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挾其槊而戕之人馬皆靡復擊殺數十人追者莫敢近遂免時諸鎭皆縱兵淫掠得功獨嚴紀律下無敢犯所至民爲立生祠得功旣迎帝方坐舟中指麾士卒而飛矢中其喉得功知不可爲遂拔矢刺吭死其妻聞

之亦自經總兵翁之琪投江死得功官至左柱國

封靖南侯

時尚書張捷高倬等皆死之尚書徐石麒兵僕想敏徐錦通政侯峒曾

子玄演玄潔少詹徐汧郎中劉成治錢棅行人陸培
主事黃端伯吳嘉鳳夏允彝總兵黃蜚吳志葵王公
楊吳伯才一家老幼武官陳有功余元宣萬會吳國
楨游擊魯之璵韋武翰龔堯臣知縣章簡梁于涘舍
人龔廷祥陳鑣子伯俞李待問戚勲全家欽天監挈
壺陳于堦教諭陸明永主簿閻應元典史陳明遇進
士黃淳耀弟淵耀舉人張錫眉教諭董用圓監生吳
可箕諸生顧所受徐懌項志寧麻三衡徐守質陶琰
吳福生徐安遠張龍文貢生朱集璜武生董元哲皆
死之或自殺或被執見殺或戰死不知名者訓導馮
某常州石生玄廟觀賣樞人夫婦賣扇歐姓蓄鴿鳥
薛叟賣柴翁馮小璫百川橋下乞兒皆死之乞兒題
詩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
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副都御史楊維垣欽

定逆案中人馬士英黨也置三梓傳云並二妾俱死或云假此遁去後爲仇家所殺

倬時爲刑部尚書石麒字寶摩浙江嘉興人也石麒以吏部尚書忤馬士英去居嘉興城外城將破曰吾大臣也當與城俱存亡入居城中城陷自經

峒曾震暘子也與淳耀錫眉周圓及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等皆嘉定人起義兵誓死固守城破皆死之淳耀字蘊生南方諸名士爭務聲利淳耀經術文章粹然爲一時冠冕而獨杜門不事徵逐縕袍糲食泊如也將死或曰公未服官淳耀曰城亡與亡豈以出處異心哉兄弟相對而縊門人私諡

曰貞文浙字九一南直長洲人也以右庶子家居
聞北都之變畫其形置苫羮間題曰浙爾忘三月
十九日事耶及帝初立浙痛宗社丧亡山朋黨相
傾上疏陳時政以化恩讎去偏黨為先務且移書
用事者勸其力破異同之見而士英黨已劾浙為
東林巨魁浙即棄官歸至是聞薙髮令遺書集瓚
曰存此不被髮之身以見先帝先人于地下足矣
遂投水死赴哭者數千人時又有一人儒冠藍衫
而來躍虎邱劍池中死莫知為何人也浙友楊廷
樞匿鄧尉山中後亦以不屈死趙之龍之降也入

戶部封府庫成治發憤手搏之之龍跳而免成治
遂自經端伯嘉胤廷祥于階可箕及武舉黃金璽
布衣陳士達皆殉於南都允彝簡侍問明永及故
侍郎沈猶龍參將侯承祖與子世禄舉人傅凝之
徐孚遠諸生戴泓殉於松江應元熙明遇及諸生
許用訓導馮厚敦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
貢生黃毓祺子大湛大洪殉於江陰琰集璜及故
副總兵王佐才游擊孫志尹故知縣周室瑜諸生
陳大任孫道民張讓等十餘人殉于崑山馬純仁
殉于六合王台輔殉于邳州崑山人沈徵憲朱國

軾以代父死徐浴以救母死吏部員外郞華允誠
與其從孫尚濂皆以不肯薙髮死允誠字汝立南
直無錫人高攀龍門人也
〇左懋第聞江南陷七日不食淸攝政王名見長揖
南面坐抗辭請死堅不肯薙髮遂殺之參謀陳用極
等從死〔原註〕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劉統 忽風沙四起屋瓦皆
飛
用極兵部司務也懋第在北庭久從者多逃歸唯
用極等五人不去一日洪承疇來見懋第掩面曰
此鬼也承疇死松杏先帝賜葬加祭今安得更生

承疇大慟去懋第將死顧謂五人曰從死固好事但恐心有悔處用極曰求仁得仁又何悔焉懋第字纓石山東萊陽人也

○南京失守鎭江總兵鄭鴻逵等撤師回閩與鄭芝龍等立唐王是爲思文皇帝

芝龍本福建海寇受撫者也鴻逵芝龍弟也

謹按南都之破四鎭旣潰而尚有兵二十三萬人是兵力尚未詘也長江大淮天塹自若是地利尚足恃也江浙皆墟之後宣歙贛吉之間血戰死守者猶相望是人心尚未去也劉宗周史可法徐石麒黃

得功之徒有位者死官無位者死志刎頸淩脰如赴樂地是人才尚可用也嗟呼南宋東晉尚矣求如蕭摩訶之一戰敗績而尚不可得此後世所以歎息痛恨於弘光也嗚呼南都已破而天下之勢盡去雖宣光復起亦將如之何哉若隆武永曆之事則君子悲其志而已矣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九

續史略翼箋卷之二十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思文皇帝諱聿鍵太祖遠孫封唐王避亂適浙鄭鴻逵奉至福州鄭芝龍欲稱監國鴻逵定議即位改元隆武是日大風拔木揚沙尚寶卿馬忽驚王璽墜地損一角 原註陞福州爲天興府

帝太祖第二十三子定王桱之八世孫也嗣封南陽當流寇大熾鑑金等城爲守禦計旣以勤王得

罷囚鳳陽至叔皇帝時始赦移廣西行至杭州遇
鴻逵及戶部侍郎何楷郎中蘇觀生等遂俱入閩
與巡撫張肯堂故尚書黃道周等共議定策是歲
閏六月即位改元軍事一委於芝龍上長身豐頤
好學通典故旣遭多難衣大布罕御酒肉每出諭
旨辭氣抗慨嘗謂羣臣曰吾初無利天下之心賴
諸卿擁戴布袍蔬食有何人君之樂唯上為祖宗
下為百姓恐負卿等立君之意耳然政在鄭氏不
能有所為也
○起待德璟等為大學士 原註 閣臣至三十餘員或有遠不能至僅列其名者

俱不令票旨凡有批答上皆親爲之

黃道周爲首輔蘇觀生何吾騶黃景昉呂大器路振飛朱繼祚曾櫻朱大典傅冠皆相繼入閣張肯堂爲吏部尚書何楷爲戶部尚書芝龍兄弟橫甚與道周爭位次不相得楷嘗劾其無人臣禮尋請告歸芝龍使盜截其一耳而去

○進鄭芝龍爵爲侯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原註】芝龍泉州人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以此富敵于國兵餉不取官八閩恃爲長城

○赧皇帝凶問至

○靖江王亨嘉稱監國於粵西詔至不受瞿式耜授

計總鎮擒斬之
亨嘉太祖兄子文正之十一世孫也總鎮者中軍
官焦璉也
○清招撫浙東且令薙髮左都御史劉宗周太學士
高弘圖不食死[illegible]巡撫祁彪佳宗周門人王毓蓍儒士潘集周卜年皆赴水死
宗周字起東浙江山陰人也宗周之學宗王守仁
其論多與宋儒不合然篤志力行以誠敬爲主嘗
曰大學言小人閒居爲不善閒居時有何不善只
是一種懶散精神無着落處此便是萬惡淵藪[illegible]
所謂無忌憚亦指此也家居布袍粗飯聞名就道

常不能具冠裳而難進易退未嘗少須臾安於朝士大夫以其出處卜國家之興公聞杭州陷方食即推案慟哭自是遂絶粒二十三日而卒臨殁與門人問答如平時毓箸素跌宕不羈至是將死或曰有陶淵明故事在毓箸曰不然吾輩虗邑中人久則恐難持也一日遍召故交歡飲酒罷出門投柳橋下死同門生海寧舉人祝淵亦自經死處佳亦山陰人也謚忠敏靖江人瞿德豰病失明聞薙髮令厲聲曰吾目雖瞽心不瞽矣與其妻皆自經死

○弘光太后至紹興、國紀僉事王思任上疏請斬馬士英又貽書數其罪士英不敢答○清兵入浙潞王以城降按明史潞王降在隆武即位之前

錢塘知縣顧咸建諡安知縣唐自綵及從子偕豫故同知王道焜等死之

○清招撫至會稽[illegible]事鄭之尹子遵謙忿殺之聞魯王以海在台州與張國維謀迎魯王監國於紹興王太祖第十子荒王檀之九世孫也國維與給事中熊汝霖故貢外郎錢肅樂總兵官王之仁共迎之國維督兵復杭州數縣為清兵所敗而還清兵盡陷江西布政使夏萬亨又[illegible]都御史陳泰來等死

之副使王良正建昌知府王域推官劉允浩南昌推官史夏隆新城知縣李翔御史徐伯昌袁州同知李時興廣信同知胡中桂萬安知縣胡于渼上高粤人青志明撫州府事高飛聲南城諸生鄧思銘總兵陳鵬江西道書副將徐必達傅潛龍江洋黃英參將黃騰傅鼎乾晏性都司文而武徐德救高趙祖守備劉廣振洪士邦知縣廖汝健參謀舒奇謀憲宗後永寧王慈炎起兵復建昌撫州未幾敗死故主事臨川曾亨應及其子筠等死之總兵謝上達副總兵王坤參將賴聞標游擊蕭奠邦都司汪一貢守備杜有聲都督蔡欽金世伍副將林引○廵撫曠昭亦被執死亨應弟和應奉父入肇慶亦投水死其叔父蒲圻知縣栻貴州僉事益皆死難人稱曾氏五節

○大學士黃道周募兵徽州為清所擒不食十七日

不死竟不屈被殺

上屢趣鄭芝龍進兵芝龍輒稱餉詘不肯一出關道周乃請自募兵江西所至遠近響應得九千餘人由廣信衢州至婺源戰敗被執其將程嗣聖及總兵曾德黃光輝副將蔡璋龍勝陳辰皆戰死道周將就戮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高皇帝陵寢近地也乃死幕下上中書賴雍蔡紹謹兵部主事趙士超廣信通判毛玉潔游擊朱家第皆從死道周字幼平福建漳浦人也道周亦爲王氏學而博貫古今精鑑冠一時學者稱石齋先生史臣曰劉宗

周貴道周所指陳深中時弊足爲萬世龜鑑而聽者迂而遠之則救時濟變之說惑之也傳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二臣有焉殺身成仁不違其素所守豈不卓哉○初南京破列郡望風迎降僉都御史休寧金聲獨糾集士民保據關隘宣歙池州諸縣多應之上遙授右都御史總督諸道軍至是亦被執與其弟經及門人江天一等皆死之總兵范雲龍中軍吳國楨副將陳有功守備蔣全游擊余元寅故僉都御史邱祖德徽州推官溫璜等皆與聲先後起兵及敗亦死之諸生吳應箕麻三衡范壽堯趙初浣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昺

年夏

劍津延平也上自福州移建寧遂至延平時江右已盡陷唯兵部尙書楊廷麟保贛州上凌意欲往芝龍令軍民數萬人遮道呼號不得行時芝龍已納欵于清上不知也

○魯王使來書稱皇叔父不稱陛下上怒誅其使未幾上遣僉都御史陸清源犒浙東軍且許以魯王爲皇大姪方國安拘清源縱兵盡奪其餉遂移檄數上過失張國維歎曰曲在我矣及國安兵敗清源自投江死

○清兵渡江尚書余煌死之按此江指錢塘也

煌魯王所署兵部尚書也清將軍博洛等至錢塘江岸舟楫未具不能渡江沙忽暴漲水淺可徑渡諸營遂大潰

○方國安馬士英謀以魯王投降王遁入舟山清兵破義島張國維死之義島未詳恐當作義烏

國維字玉笥浙江東陽人也魯王至舟山不得入乃浮海走南澳國安及阮大鋮降清士英後為清人所獲殺大鋮從清兵入寇僵仆道死

○興國公王之仁沉其全家於水中獨至松江衣冠

死清洪承疇亦不肯身泛波濤頓死於明處遂被殺

附[illegible]侍郎陳函輝上虞任大學士朱大典闔門少卿附夫及妻葵主事葉汝蒕及妻高岱及子郎通政吳從魯僉事鄭之尹諸生傅日烱朱瑋楊雲門醫生院彜年總兵張鵬翼高安王遂平王御史王景亮或目殺戕被執見殺○鄭為虹黃大鵬尚書曹學佺大學士蔣德璟通政使馬思理等皆死之○按明史德璟以病卒今姑存疑

函輝從魯王航海與王相失慟哭投水死大典以帝命督師金華及城陷死之潛夫汝蒕岱日烱瑋及行人楊定國諸生趙景麟張君正朱欽堯鄒之琦皆為魯王死於紹興督餉御史沈祥遜死於台州景亮及衢州知府伍經正推官鄧巖忠江山知

縣方名兵部侍郎楊文驄主事孫臨皆死於衢州鵬翼及項鳴斯吳皆爲魯王援衢戰死高安王名常淇與監軍御史江于東據婺源遂平王名紹鯤與兵部主事楊謨擁兵太湖皆應魯王竟敗死時兵部尚書吳易吳福之等皆據湖泊謀興復不克死主事倪思倩監軍御史朱世昌總兵程祖沈茂通判馮時敏評事馮一鷺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駉自炳鎮南作金王安撫許畔音徐明道參將李世忠總兵王元震史宏蕭田希成毛濟宇同知吳在蘭藩鎮汪碩德參謀陸差初副將施子昭朱大定曾辰沈君晦吳江人周端福之鍾繼子也下見故給事中陳子龍亦謀結太湖兵事覺被執赴水死大典字延之金華人潛夫字元倩錢

塘人也時鄭芝龍已懷異志假言有海寇[illegible]
關兵入海仙霞嶺二百里間空無一人淸兵旣至
衢州長驅直入巡撫鄭爲虹給事中黃大鵬等死
之巡撫楊廷淸李暄中軍張鵬明都司張超鑾都督洪祖烈知縣崔攀龍學佺思理
及太僕少卿王瑞柟皆死於福州破後
○上將入贛淸兵追至上及后曾氏並遇害於福州
鄭芝龍降淸
淸兵至延平知府王士和召父老謂曰吾雖一月
郡守當與城存亡若等可速出毋使數萬生靈盡
膏斧鑕也衆皆泣士和亦泣乃從容正衣冠閉戶

投繯而卒上至汀州從官皆奔散遂止于清軍曾后至九瀧投水崩給事中熊緯獨間難奔赴遇清兵死之總兵胡上琛奔還福州自殺貢生元綸帝民趙卯等皆死於是八閩盡陷巡撫楊文忠給事中郭符甲等死之芝龍旣降其子成功逃入海中

按東國人有撰明史者紀隆武帝傷國家多難衣大布斷酒肉弗御後宮每降論旨辭氣伉慨擧朝感動又言大興工作廣修宮殿以黃金爲扈匜皇后下服皆織龍鳳爲之上下恬嬉晏如太平象以一人所紀而其前後之異如此將安所取信哉

夫清人之於三皇也取中國之義主而殘賊之其欲加之以不韙之名也豈有所惜哉然清人修明史者未嘗言隆武之過也然則其爲傳聞之誣可知矣當隆武時天下唯閩廣一隅耳大勢已去敵強已甚雖臨之以聰明神武之主亦安能以有爲哉帝旣以身殉社稷而帝弟唐王見獲於清又不肯飲一勺水而死嗚呼皆可以下見烈皇帝矣

○淸兵陷贛州大學士楊廷麟等死之 原註 時江西盡陷廷麟與劉同升萬元吉獨守贛州踰年力盡而後死一時同死者元吉及尚書郭維經兵備彭期生叅將陳烈等數十餘人鄉官盧觀象皐人劉日佺闔門殉節

廷麟字伯祥江西清江人元吉字吉人江西南昌人也以兵部尚書兼巡撫時同升先卒御史姚奇允主事黎遂球等皆死之主事周瑚龔芬林琦王其安柳昂霄曾嗣武錢謙亨於斯昌給事中楊文薦萬發祥通判王明汲徐君鼎郭寧登袁從鶚劉孟鍹劉應試龍嘉震攝知府事吳國球推官胡縝吳世安知贛縣林逢春副總兵馬觀鵬參將朱永盛訓導程必進湖東道姚生文

○瞿式耜等立永明王子肇慶府是為永曆皇帝

續史略翼箋卷之二十一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永曆皇帝 諱由榔 原註 桂王常瀛子神宗孫瞿式耜等立之監國

帝桂端王之第三子也時在梧州式耜與兩廣總督丁魁楚故尚書呂大器等迎立于肇慶改元永曆時隆武二年十一月也以式耜魁楚大器爲太學士而宦者王坤掌司禮監用事

○舊輔蘇觀生等航海至廣立唐王聿鐭 原註 隆武帝弟改

元紹武擧兵向肇慶國先後觀生殺其使擧兵按帝遣使諭以倫序及監

觀生始欲與丁魁楚等共事魁楚及吕大器皆拒之觀生遂擁立唐王帝使給事中彭燿主事陳嘉謨往諭之皆見執不屈死遂日治兵相攻不暇以北寇為意矣

○清兵入廣州擒唐王殺之

清兵將入城蘇觀生等尚不知廣州兵皆西攻肇慶莫有能捍禦者觀生自殺太僕寺卿霍子衡闔門及竹人梁萬爵新城知縣廖翰標皆殉難王爲追騎所獲饋之不肯食曰我若飮汝一勺水何以

見先人地下投繯而絕周益遠等二十四王皆死

○清兵入肇慶上駕小艇奔酉峽

是歲清兵入蜀斬張獻忠於順慶其黨孫可望李定國等南走入重慶副將曾英戰死清兵遂入重慶巡撫馬乾死之

○永曆二年清兵迫酉峽帝奔梧州唯瞿式耜隨行大學士丁魁楚戰敗死按明史魁楚棄帝走岑溪被獲降清而見殺今姑存疑時諸臣皆散去唯式耜與戶部尚書吳貞毓兵部侍郎吳炳從尋以炳爲大學士於是廣東盡陷湖南副使陳象明戰敗死之大學士陳子壯給事中

陳邦彥起兵謀興復不克與故御史麥而炫等皆死之故主事朱實蓮指揮白常燦舉人韓如璜諸生馬應芳朱學熙兵部尚書張家玉在增城投水死子壯謚文忠邦彥謚忠愍

○清兵入梧州上遂奔桂林[illegible]瞿式耜以爲可都肅殿陛敕守禦以何騰蛟督師時騰蛟在湘陰遂拜大學士兵部尚書

○清兵克潯州帝移全州瞿式耜留守桂林清兵薄之式耜與焦璉力戰却之清兵解去

式耜極陳桂林形勢可保且曰我進一步人亦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能速一日仍蕩泣請

堅守上不聽式耜乃自請留守上初嘗爲張獻忠所執璉率衆破械出之遂負以逃至是爲總兵與式耜同守城積兩城壞吏士無人色式耜立矢石中自若璉亦力戰城乃得全遂盡復廣西諸郡縣

○清兵陷武岡大學士吳炳不屈死帝從間道奔柳州

○武岡鎭將劉承允自全州刼上遷武岡至是迎降于清兵部尚書傅作霖叅將謝復榮死之炳及吏部主事侯偉時護太子走城步被執死之

○柳州叛上奔象州○上還桂林瞿式耜請親正人

聞正言兼行威德以服遠近

是歲清盡陷湖南入貴州巡撫朱壽圖總兵蕭曠監軍御史劉震死之何騰蛟歸桂林

戊子

○三年清兵抵北門瞿式耜何騰蛟與諸將分道出戰大破清兵

清兵將至上欲去式耜力諫曰今背城借一勝敗未可知若以走為策則何地不危哉上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耳式耜泣下沾衣上竟奔南寧清兵既退江西廣東皆復歸正上乃還肇慶依降將李成棟時諸臣雖在搶攘猶以植黨為事從上來與

從成棟至者旣分門戶久之又各分吳楚之兩黨相攻擊如水火上使之盟于太廟以和之然終不能解也 史臣曰 明自神宗而後寖微寖滅不可復振揆厥所由國是紛呶朝端水火寧坐視社稷之淪胥而不能破除門戶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朝夕不支而吳楚之樹黨相攻猶仍南都齮齕之故態也顚覆之端有自來矣

○瞿式耜念上不御經筵未聞古今得失手書八箴於扇以進

時上在肇慶式耜在桂林然有聞必上疏論諫上

深敬納之然亦不能盡用也

○何騰蛟復全州

於是衡州永州寶慶常德澧州道州靖州荊門皆

復湖南地太半歸正矣

○四年清兵破湘潭督師何騰蛟死之

清將徐勇故騰蛟部曲也率其卒羅拜勸騰蛟降

騰蛟厲色叱之上聞其死爲之抆淚親祭騰蛟字

雲從貴州黎平人也贈中湘王謚文烈於是湖南

復盡陷

○清兵陷南昌王得仁金聲桓皆死之清兵直趨信

豐李成棟慷慨痛飲上馬渡水死棟原註得仁聲桓成棟皆清將之來降者大學士姜曰廣闔城陷自盡

得仁聲桓之以江西歸也迎曰廣以資號召至是遂死曰廣有清操在朝諫爭言辭激切江西新建人也先是魯王在海中數遣兵復取閩地至是亦盡陷大學士朱繼祚劉中藻兵部侍郎沈廷揚林汝翥等前後殉難吏部員外郎林垐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嵋鄭世畿御史林逢經一王恩莆田知縣都廷諫建寧守將王祈大學士錢肅樂在舟中見鄭彩專恣憂憤自殺彩芝龍黨也

○命瞿式耜兼督江楚兵馬謀出師上原註民窮財竭給餉銀一萬

庚寅

○五年帝如梧州

初湖南江西廣東皆歸正疆土漸拓而諸將多流寇餘黨所至以鈔掠爲事又交爭不睦百姓苦其暴復附于清至是廣東又陷上倉皇奔梧州時諸臣樹黨日甚給事中丁時魁等挾李成棟子元允勢劾大學士朱天麟至登殿大譁擲印而出上大驚兩手交戰天麟叩頭泣辭而去上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時魁與金堡等又詆嚴起恒爲邪黨及成棟死上移梧州元允失勢吳貞毓等乃令言官

劾時魁俓等五人目爲五虎下錦衣杖戍起恒又
力救貞毓等不悅並攻起恒會有言者曰五虎攻
嚴公嚴公反救五虎此長者也起恒乃得不去上
復召天麟天麟上疏曰今國勢累卵路人所知而
建言者以一人一事掉頭而爭曰我古遺直也今
日之事唯當奮然自將文武諸臣盡擐甲冑臣亦
抽峒丁募水手衆六軍偕着徒責票擬以爲主持
政本今政本果安 在上不能從
○清兵入嚴關大學士兼督兵馬瞿式耜危坐署中
張同敞曰事迫矣公將奈何曰封疆旣失身將安往

曰公言是矣遂笑與相飲家人泣請出城式耟不從
遂同被執幽別館日與賦詩及被殺冬雷大作
清兵入全州監軍御史周震死之時諸將或逃或
降桂林城中無一兵同敞以兵部侍郎總督諸路
軍務在靈川馳入城見式耟式耟曰子無城守責
盍去同敞正色曰昔人耻獨為君子公顧不許同
敞共死乎式耟封敕印馳送于上與同敞端坐就
執使之薙不可令為僧亦不可曰為僧者薙髮之
漸也髮短命長我不為也死之日震聲于空中[illegible]
三式耟字起田南直常熟人也同敞居正之曾孫

也同尚有文武材每出師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則獨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多取勝臨死顏色不變清兵連陷平樂梧州柳州諸府光祿少卿汪皐鎭西將軍朱旻如死之

史臣曰何騰蛟瞿式耜崎嶇危難之中介然以艱貞自守雖其設施經畫未能一覩厥效要亦時勢使然未可以是爲訾議也夫節義必窮而後見如二人之竭力致死靡有二心所謂百折不回者矣明代二百七十餘年養士之報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帝奔南寧

上過潯州潯州帥陳邦傅邀刼從官于藤江殺數
人上倉皇去

辛卯 ○六年清兵陷舟山魯王航海遁大學士張肯堂等
二十二人死之
二十二人者肯堂及兵部尚書李向中禮部尚書
吳鍾巒吏部侍郎朱永佑安洋將軍劉世勛左都
督張名揚通政使鄭遵儉給事中董志寧郎中朱
養時主事朱萬年顧珍李開國林瑛江用楫董元
顧中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工部所正戴仲明參謀
顧民楫諸生林世英錦衣指揮王朝相太監劉朝

也鍾巒者李應昇之師也淸兵將逼杭慨謂人曰
仲達死璫禍吾以布衣不得死君常死賊難吾以
遠臣不得死今其時矣入孔子廟自焚死仲達應
昇字也君常馬世奇字也蕩湖伯阮進戰死故大
學士曾櫻亦死於福州海中魯王入海依鄭成功
後竟爲成功所沈兵部尚書張煌言後爲淸人所
執亦死之

壬辰 ○七年貴州孫可望遣兵來衛遂作亂殺大學士嚴
起恆楊畏知等刼帝入安隆
先是淸兵之入重慶也可望與李定國帥衆走貴

州布政使張耀兵備參議石聲和戶部郎中譚先哲等死之（僉事曾益戶部主事劉琯同知楊元耀瀛興[illegible]知縣吳子騏定番人顧人龍）聲和先哲皆闔門殉難時雲南土官沙定洲作亂逐黔國公沐天波大理衛指揮陳正太和諸生楊憲闔門皆死之（武定參將高其勳大理游擊王承憲及弟承項太和縣丞王士傑大理教授段見錦經歷楊明盛及子一甲司獄魏崇治永昌同知蕭時顯通海典史單國祚太和舉人高洪極楊士俊永昌諸生尹夢旗夢符馮大成）天波母陳氏妻焦氏皆自焚死唯副使楊畏知堅守楚雄不下可望等乃假名爲天波復讎長驅而南大破定洲斬之遂屠[illegible]雲南右僉都御史朱壽鋡巡按御史羅國瓛永[illegible]

知州曾異撰故僉都御史臨安耿廷籙等死之曲靖知府焦潤生都司經歷徐復興永昌推官王運閎通判劉廷標知姚州何思舉人席上珍金世昌晉寧知州冷陽春舉人段伯美諸生余繼善耿希哲呈貢知縣夏和訓富民貢生李開方諸生王朝賀故知縣陳昌裔故給事中廖履亨故同知廣東張朝綱及子耀楚雄舉人杜天禎畏知兵敗投水不死踞而罵可望素聞其名下馬慰之曰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當相與匡扶王室耳畏知曰然則當從我三事不用獻忠僞號不殺百姓不擄婦女可望許諾乃定大理諸郡迎天波歸寧國破臨安城殺城中七萬八千餘人而可望所定八府獨免屠戮者畏知力也可望又遣兵入蜀據嘉

定經略兵部尚書李乾德及其弟御史升德死之
可望求封王嚴起恆等持不可至是事急乃封爲
秦王可望遣五千兵來迎殺起恆等五人畏知亦
被殺可望遂刼帝今安隆所改號曰安龍府是歲
清兵陷嘉定巡撫僉都御史范文光詹天顏死之
又襲破廣信軍兵部尚書揭重熙死之兵部侍郎
傅鼎銓督師余應桂廣信帥曹大鎬等亦相繼敗
死清兵又陷瓊州巡撫僉都御史張孝起死之於
是江西廣東復盡陷

丙申　○十一年李定國奉帝幸雲南 原註 可望定國皆張獻忠餘黨歸降者也

其後可望爲之國所敗走降清軍云

上在安龍服食供御皆爲可望所裁而可望益悖逆無人臣禮錦衣帥馬吉翔中官龐天壽皆嘗有寵用事至是俱附可望謀簒奪吉翔使人求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以獻可望其品拒不從吉翔譖於可望而殺之御史李如月劾可望罪同莽操被殺可望盡殺明宗室遂至太廟定朝儀設內閣六部官朝夕且求禪上憂懼不知所出時定國頒復取湖南兩廣地驅象攻桂林下之誅叛將陳邦傅清將孔有德自殺定國兵力既強不復禀命

於可望上乃與太僕士吳貞毓等謀密遣人諭以奉迎會事洩吉翔以告可望拷問諸臣員外郎蔡縯恐禍及上乃言皆已與諸臣爲之上實不知於是貞毓縯及員外郎林青陽給事中徐極主事張鐫胡士瑞等十八人皆爲可望所殺諸人各賦詩大罵而死時永曆九年也至是定國爲清兵所敗走入安龍遂奉帝居雲南吉翔天壽以諂諛得定國意復用事**謹按**明祚之所以訖固非一端也然苟求其大者則士大夫以門戶競於外而貂璫之竪挾錦衣以肆于內也永曆之世寄命一隅覆亾

之禍朝不及晨丙寵天壽以闔尹寵馬吉翔以錦衣橫丁時魁金堡之徒騰口交訌又方自許以風節嗚呼甚矣哉積習之難瘳也

紀○十四年清兵入寇帝自永昌奔緬甸緬人刦帝作亂諸臣多被刦掠自殺者昆明諸生薛大觀忼慨赴水死其家從之者五人

定國之入滇也孫可望妻子皆在雲南未敢動未幾上遣可望妻子歸可望乃舉兵反攻定國大敗而去遂降于清定國旣破可望軍自謂無他患武備盡弛光祿少卿高勣上疏言今內難雖除外憂

方大而酣歌漏船之中熟寢燔薪之上能朝夕安
耶定國大怒欲罪之適三路敗報至定國倉皇出
禦又大敗於是貴州雲南相繼盡陷上入緬大觀
歎曰不能背城戰同死社稷顧欲走蠻邦以苟活
吾豈惜七尺軀不爲天下明大義哉遂闔家自沉
上過沅江土官那嵩迎謁供奉甚謹及城破闔家
皆自焚死緬人幽帝於赭硜定國與緬戰連敗其
兵緬人終不肯出帝遂殺沐天波高勳及御史任
國璽等四十餘人馬吉翔始死焉上左右亦皆被
殺唯上與后妃諸王二十五人在

吏之不若是尚可謂之不亾乎然則元順帝之歸塞外也號令尚行土地尚廣子孫以帝號相傳者尚數世是又何為而不存其統也曰子不觀夫易乎九月之卦一陽剝於五陰而聖人繫之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是猶以陽為主也夬之於一陰有是乎十月之卦六陰而無陽矣而君子謂之陽月四月之於陰有是乎中國陽也夷狄陰也弘光隆武之中國九月之陽也滇黔以後則十月之陽也嗚呼十月之陽七日而復今日之中國吾未知其何時而復也是書之所以終於永曆十六年也 又

按明有天下歷年之久不若漢與宋若周則尤無論已然周及漢宋皆中絶而後復續唯明則二百七十餘年之間其號令威彊未嘗一日不行于天下其視周之東遷宋之南渡又不可同日而語此其故何也夫兩漢之寬大宋之忠厚皆近於周寬大忠厚之獘固易以衰弱也明自高皇帝之初峻法度肅綱紀以嚴厲爲治流風所逮至于陵夷將亾之日而猶能使閫外擁兵之師一奉片紙凛凛就職之不暇此固周漢與宋之所未有也然其一絶而不復續也亦豈非以寬大忠厚之不足耶夫

緪緩則解絃急則絶解者可以復結絶者則不可復續寬嚴之效亦猶是也雖然高皇帝之以嚴爲治也先之以禮義輔之以文教而卹民養人之政亟行于其中此〻大夫所以爭盡其節而百姓所以無土崩之患也不然而徒以嚴而已則嬴秦之覆曾不三世又安能一日安於兆民之上哉

續史畧翼箋卷之二十一終

續史略翼箋跋

皇明我 本朝父母之邦也自古屬國受天子恩無

有如 本朝之扵 皇明也昔我 康獻大王受服

章印誥扵開國之初君臣大義如天經地緯不可一

日息逮夫萬曆 神宗皇帝提天下之兵而東援之

再造之恩豈止慈母之煦厥子者 崇禎之際凜乎

其危矣若癃衰疾病之朝不保是而登萊舟師受

命出海猶援丙丁之急嗚呼夫三恩者豈可一日忘

哉及當天地飜覆之會我 邦家忍痛含冤畏天而

濟權扵是乎任國高之責受縞衰之服者與夫窮山

草茅之士爭奮爲 天子宼嗚呼是孰使之然哉豈非 皇明 本朝三百年培養之力歟錫愚承受家學風泉在心不奉 皇史旁搜野乘每一開讀涕沾于書第凡紀 皇明事者毋慮數十百家充溢几架荒鈍之才病其難賅及淵泉洪先生續史略翼箋出張之富谷之綜并歸於箋伯雅藏一本思欲剞劂同好適按嶺臬謀於令右相舊太史心菴公公樂聞印謝爲文弁之是役也將潰于成而原本失於讐對多有訛謬遂請令湾道守洪稚強健厚看詳校勘遂成佳本稚強郎學士先生之孫也錫愚登淵泉先生之

門僅三數遺雖不敢窺其奧與心感誠服久不能忘

今於此役不敢辭以寓執鞭之願

崇禎紀元後四丁巳仲夏朝鮮陪臣申錫愚盥手敬

書